酷刑的拷问

Posted on [13 十二月 2018](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2018/12/13/%E9%85%B7%E5%88%91%E7%9A%84%E6%8B%B7%E9%97%AE/) by [kirito93](https://xyparadise.wordpress.com/author/kilito93/)

一

白公馆是一座楼房，在另一个山坳里，它是囚禁所谓“重犯”的处所。从一九四二年建立时起，到一九四九年底被革命人民摧毁时止，多少英雄的中国GCD员和革命志土，被惨无人道地屠杀在这个魔窟里………..从被捕到坐装甲囚车到这臭名昭著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许南的头脑里还在过电影一样在回忆着－他接到上级的密令到一个秘密接头点与地下人员会面；转交一份华萦山游击队的地下人员名单。他来到一间中药店里和药店的老板按接头信号约定对上后；来到后面的药房仓库。正要把名单交给药店的老板时；突然闯进来四五个持枪的黑衣壮汉围住了他们；药店老板顺手拿起一个板凳向这些人扔去；乘这空闲陈南把名单塞进口里；三下两下把它咬烂吞进肚里。一个敞着黑黑胸毛的粗壮特务赶紧捏住许南的嘴已经太迟了；看着许南把它吞下了肚。老羞成怒的特务狠狠摔了许南几巴掌；拿出手铐将许南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和药店老板一起押进了店外停着的装甲囚车上…….阴暗潮湿的地下牢房里；许南站在一扇铁窗下面；双手铐着铁铐鸡吧挺立着；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晚霞的余辉照在他年轻的脸膛上；英俊健壮。与特务搏斗中被扯开的上衣中露出小山包一样肌肉发达的胸肌；在余辉下闪着古铜色的光泽。咣铛－身后铁门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许南转过身看到两个光着粗壮肌肉的上身；只穿着草绿色短裤头；露着黑黑浓毛的粗壮大腿上穿着厚重的美式皮靴的长得一模一样的打手。正走下台阶朝他挥挥手；然后左右站开抓住许南的胳膊带出了牢房向一个昏暗的通道走去；转过一个弯来到一排透露着雪亮灯光的平房；平房门口站着两个胸挎美式卡宾枪的士兵。许南被带进一间墙上写着“迷津无边，回头是岸”，的审讯室里；在一张大大的粗木桌后坐着一个带着青天白日军帽下一张浓眉钩鼻的凶狠脸；一件军大衣披在宽阔雄壮的肩膀上；毛绒绒的大手上夹着一根雪茄烟。两名打手把许南往前面的一张椅子上一按就叉开双臂站在两旁。在头顶灯光的照耀下；就象阎王殿里的判官和小鬼面目铮狞盯着许南。什么名字？许南 几岁了？ 20 职业是干什么的？ 钢铁厂炼钢工 你的上级领导是谁？ 不知道！ 那份游击队名单呢？ 已吞下肚了 那－人员名字你还记得 吧！我不会告许你们 猫头鹰－XX党中美特种技 术合作所”集中营特刑审讯小组组长的外号，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猛得一掀；露出毛绒绒的黑黑的一身发达的横肉，厚厚的胸肌中间长着黑黑的浓密长毛一直向肚脐延伸。在灯光下象一只强壮的狗熊。他站了起来从桌后走到许南身旁，用一只毛手抓住许南的浓密的黑头发往后拉；另一只毛手捏住许南的脸，年轻啊！年轻人不要被共党的赤化欺骗。他用那双长着黑黑毛手在许南的光滑的脸上抚摸着。许南厌恶得甩开头。毛头鹰怪笑着说：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到了我这里就是神仙我也要把他给扒层皮；就是泥菩萨我也要让他开口。猫头鹰将头往一个打手歪一歪；那个打手走到墙边按住墙上一个红色电钮；随着滑轮的吱吱响声对面墙上的两扇沉重的铁门向两边缓缓打开。铁门后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四壁上悬挂着的几盏电灯，昏暗的灯光下，地上、墙上、梁上、柱子上摆着、挂着、悬着的老虎凳、杠子、火炉、皮鞭、拶子、烙铁、竹签、钢针、火钎、电椅、木马、火盆、夹棍、绳索、铁链等种种血迹斑斑的刑具，刑具泛着幽幽的寒光，里面又用粗铁条隔成了好几间刑室，分别有金、木、水、火、电和性虐室。一股血猩味和热气从铁门里扑面而来。在木刑室里只见二个光着膀子的壮打手正围着老虎凳，老虎凳上用粗绳绑着一个精壮的赤裸血肉模糊的躯体，一名肥壮的打手揪着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中年男人的头发，这个男人正是药店老板：只见他上身被铁链紧紧的捆牢在一根竖立的木柱上，双手被死死的绑牢在木柱后面，两条布满血痕健壮的大腿被迭起的砖头给翘得高高；鞭痕累累的肌肉上挂着水珠，口中断断续续发出痛苦的呻吟。许南被打手带到老虎凳旁看着昏迷不醒的药店老板心如刀绞，猫头鹰从火炉里拿了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举到这受刑的男人前，“怎么样，还不肯开口吗？”吱…随着油烟升起一股烧焦的肉味在刑讯室中传开，药店老板发出闷闷的惨叫头一歪晕了过去。猫头鹰转过头来看着许南，以为这个年轻人一定被吓的脸色苍白，但他失望了他看见得是一张坚毅无畏的脸。气急败坏的猫头鹰把手上烙铁往炉子里一扔，摆手叫刚进来的两个年轻打手把药店老板给拖下去了他把许南又带回审讯室，围着许南坐得椅子打转，“我就不信撬不开你这乳臭未干男孩的口，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衣服扒光”，许南沉着气说“我相信”猫头鹰一挥手；刚才用刑的两个壮打手从铁门里走了出来。一个光着头肥胖粗壮的中年打手，浓密的胸毛从发达胸肌一直延伸到肚脐，从肚脐又往下短裤到长着浓密腿毛连成一片。身上毛比毛头鹰一点都不狲色。另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打手，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身上的肌肉非常的发达，那高高隆起的胸肌和三角肌上布满了汗水，古铜色的肌肤光滑闪着光泽，紧包着草绿色的军短裤下面的地方鼓鼓的。两名打手向前把许南的上衣扒光，一个罗马雕塑般的男性雄壮躯体裸露在他们面前；这发达的肌肉；这古铜色的肌肤一点都不比那娃娃脸打手差，毛头鹰和那两名打手都看呆了，毛头鹰的身上短裤叉慢慢挺起来了，他咽了咽口水说“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轮奸你，”他迫不急待得亲自动手把许南身上那条维一的裤子剥了下来。他围绕着这尊跟戴维一样裸体雕塑般的年轻男体走了一圈，不禁摇了摇头叹息到：好一个美男胚啊！可惜！要毁在我毛头鹰的手上，不过在毁掉这艺术品之前我要好好的玩玩你，直到你肯开口为止。毛头鹰对两个早已欲火烧心的壮打手说：把他给我带到性虐室去，今天我要跟这年轻人好好玩玩我们男人间的游戏。

二

在性虐室里，两名打手把许南一丝不挂地仰面倒绑在一个木马形状的刑具上，两个粗壮的胳膊被用铁链紧捆在木马的腿上，两条健壮的大腿被成大字形分开向上吊在从梁上下垂的绳索里。他的头向后仰着。娃娃脸拿了一个口撑套在许南的口上向后绑紧，这样许南只能张大口不能合上。胖熊把一种油涂在许南赤裸的身上，当涂到肛门处他又多加了点油将粗粗的食指在肛门处抚摸着然后插进那紧绷的肛门里搅动着，另一只毛绒绒的手抓住许南已变粗壮挺立的阴茎套弄着。“哇！真是个童男子”这时候毛头鹰脱掉了短裤赤裸裸的象一头发情的毛熊走了进来，他来到许南裸体旁，用长着毛绒绒的大手在被涂了油的光滑健壮的肉体上抚摸着，这有弹性的胸肌；挺立的性感乳头被毛头鹰给捏的红红的，大手顺着平坦垒起六块腹肌的小肚上慢慢变浓密的腹毛向下摸去，那粗壮的阴茎和网球般大的两个肉球都藏在一片和腹毛连成浓密乌黑的草从中。毛头鹰把玩着越来越粗的男性阴茎龟头越变越红，龟头裂缝处流出了晶莹的液体。另两个打手也脱光了短裤围在旁边，“小子，今天也让你过过洞房花烛夜的生活，让你享受神仙般的快感！”随着话音刚落，一故白色的液体从毛头鹰的蠕动手中成弧形喷射而出。许南涨红了脸，喘着粗气浑身都是汗水，汗水把光滑的躯体显得更加性感光亮。光头走到许南下垂的头边，抓起他的头发将早已变硬的粗壮阴茎从带口撑的嘴里插入，那长长粗粗的阴茎就象一头毒蛇在许南的喉管和口中抽插着。后边毛头鹰两手抓住许南粗壮的大腿象“老汉推车”般把又黑又粗的阴茎从许南的两腿间肛门处慢慢的插进。许南呜呜叫不出声，口里肛门里都插着运动的粗大肉棒。一阵急一阵慢许南都有点喘不过气来。毛头鹰和光头一前一后在这健壮的裸男体上发泻着他们兽性。三个壮男人轮流着扑在许南的肌肉隆起的油光光的裸体上奸淫着………….第二天，猫头鹰把许南又带进了刑讯室，今天由昨天带许南去受审的两个双胞胎年轻打手来拷问。这双胞胎是猫头鹰的远房侄子，都只有二十多岁和许南年龄相佛；这大的叫大壮；小的叫二壮；原是身体强壮憨厚的农村青年，自投靠猫头鹰后被训练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在金刑室里；大壮和二壮将许南两手大拇指用铁丝绑住分开吊在开字形铁架上。年轻的打手从墙上摘下一根粗长的皮鞭。足有三尺长。打手将皮鞭放到一个水桶里浸湿后，才提着皮鞭站到许南面前，用鞭柄顶在他下巴上，让他的头抬起来，尽管昨天受到毫无人性的折磨许南的眼神还是非常的倔强和不屈服，看到这根又粗又长的皮鞭，眼睛里还是流露出艰毅的神色。猫头鹰捏着许南的下巴：说你招还是不招。当许南再次表示拒绝招供后，猫头鹰示意打手开始用刑。打手将皮鞭抡圆了抽向许南一丝不挂吊着的的健壮身体。许南疼的仰着头吐着粗气，身体在抽搐，这一鞭是抽在他胸脯上，胸脯上马上隆起一圈鞭痕。打手一边喝问一边抽他，“招还是不招？”没有回答，许南仰着头咬着牙忍受着鞭打后的剧烈疼痛。又是一鞭，抽在许南腰围上肚脐的部位，许南疼的禁不住，叫出了声。抽打很有节奏，每一鞭都要等许南充分感觉鞭打的剧疼后，才接着抽下一鞭。最残忍的是抽打屁股，粗长的皮鞭抽打在屁股上后鞭鞘往往是落在许南身体前面的生殖器上，许南疼的不住惨叫扭动，绑住大拇指的铁丝早已将他的手磨出了血。惨呀！被如此惨烈拷打竞是一个这样年轻健壮的男子。“哗”地一声，打手将一桶冷水泼在昏死过去的许南的头上、身上。许南醒过来，慢慢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怎么样，该招了吧？大壮和二壮分别从刑架上拿起钢丝鞭和电鞭，两人一前一后抡起粗壮的膀子抽打着，钢丝鞭抽到肉体上将肌肉割成一条一条血口，电鞭抽到肉体闪着蓝色的电光在上面留下烧焦的痕迹。许南全身肌肤上已是布满了条条红肿的鞭痕。两打手又把许南赤条条的倒挂在刑架上，施刑前，大壮又开始捏摸许南粗长倒悬的阴茎，再次进行手淫，二十岁的小青年生殖器正值最敏感容易勃起的时期，经不住几下抚摸刺激阴茎、屁股、肛门和大腿内测，阴茎又坚硬的勃起，红嫩的阴茎龟头直抵着许南自己的肚脐．他禁不住又再次射精，白色的液体喷了大壮满手。大壮将沾满精液的手往许南身上擦一擦，提了一根富有弹性的细藤条他抡起藤条落在许南两个饱满硕大肿胀的睾丸上，许南疼的发出嚎叫，浑身肌肉抽搐，睾丸剧烈的疼痛引起腹腔持续剧烈的痉挛和剧烈闷疼，男人睾丸受创后是下意思地弓起身子，尽量减轻腹腔的放射性剧疼，而此刻这个受刑的青年，两腿倒挂，身子绷的紧紧的，身子一点都不能动弹，猛烈的拷打下那剧烈的疼痛发出的惨嚎证明拷打的剧疼是人的意志难以可抗拒的，拷打用刑的效果非常有效。在这封闭的刑讯室里，又有谁能听到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受刑时的悲惨叫声。

三

猫头鹰走从外面走进来，在刑架旁看看倒吊着已昏迷的壮小伙；用一桶凉水泼在他的下垂的头上。他对两打手说：给我上老虎凳，看看能硬多久。打手将他拖到木刑室里；把他上身用铁链紧紧的捆牢在一根竖立的木柱上，双手被死死的绑牢在木柱后面，双腿被粗绳紧紧绑在血迹斑斑的老虎凳上。“怎样上刑的滋味不好受吧？怎么样，招了吧，不然，这还是轻的，下面的刑法，你想都想不到！”听到猫头鹰的威逼，许南扭动了一下身体，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回答到：“随便你用什么办法，反正我没什么可说的。”“好，加刑，上砖！”听到许南的回答，猫头鹰恼羞成怒的下令到。听到命令后，大壮立刻用撬杠将许南的双腿踝关节使劲住上撬，二壮伸手将一块砖头摞垫在许南粗壮大腿的脚跟下。“呃！”──突然间剧烈加重的疼痛使许南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陡然抽搐了一下，尽管他咬紧了牙关，喉咙里仍然本能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说！不然就把你的腿轧断。”许南把牙关咬得更紧，忍着剧痛，用沉默来回答猫头鹰的逼问。打手又在许南的脚下加上一块砖，痛得更厉害了，剧痛使许南的身子一阵痉挛，但逼问得到的仍是他顽强的沉默。打手把砖头一块又一块垫在的脚下，一共垫了六块。摧筋折骨般的剧痛在许南的身上不断地延续着、加剧着，许南的双腿被轧成了弧形，骨节咯吱作响，但许南仍以顽强的意志和全身心的力量忍受、抗拒着剧烈痛楚残酷的吞噬和折磨。许南那被绑得紧绷绷的身躯痛苦地挣扎着；被反捆的双手下死力绞在一起，指甲都掐进了肉里；许南的头后仰着，后脑死死顶着柱子、不由自主地扭动、磨擦着，头皮磨破了，头发磨掉了，鲜血染红了柱子、染红了头发；牙关咬得咯咯响，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沁出层层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全身肌肉暴涨一块块鼓起把绑在身上的铁链崩得快断掉。渐渐地，许南感到身子麻木了、双腿麻木了、两腮麻木了，眼前一片漆黑……两打手又把许南拖到火刑室里，将他倒吊在火刑架上。双手反剪，胸膛正对着下面熊熊燃烧着的炭火炉。烧红的铁钳仿佛吱吱作响。二壮从火炉中撤出一根烧的通红的烙铁递给大壮；大壮冷笑着说道：“招了吧，招了就不烙你。许南虽然被捕后，他已受到过多次的轮奸折磨和酷刑拷打；但他坚定的摇了摇头。“吱──啊──！大壮拿着烧红的烙铁压在小伙子粗壮的大腿上。烧灼着许南肌肉发达大腿的肌肤，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一股青烟冒出来，刑房内顿时弥漫起一片皮肉被烧焦的糊臭味。许南发出了令人心悸地惨叫起来，被死死捆在刑具上的身体本能地挣扎、抽搐着，又一次昏死了过去。残绝人寰的刑罚，令人难以忍受的惨痛啊！“水！把他泼醒！”猫头鹰站在旁边下令到。“哗–”，一桶配冰冷的盐水泼溅在许南的身上。在冷水的刺激下，许南慢慢醒转过来，痛苦的出了一口长气。猫头鹰看看遍体鳞伤的小伙子；怕用刑过度弄死了得不到口供。他摆摆手对两打手说：将他拖下去，过两天再用刑。第四天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夜晚，猫头鹰独自将许南从水牢里提出带到一个能遥望到重庆山城全景的山头上。许南双手反铐在身后，裸露着上半身，肌肉健壮的身上布满了各种伤痕。他正望着灯光闪烁的山城，在夜晚的天空下显得那么美丽。偶而传来警车的刺耳叫声。破坏了这宁静的美好夜色。他心想同志们一定在这夜色的掩护下在战斗着。想到这他的心情舒畅了，身上的痛也减轻了许多。“看看吧！年轻人，人生是短暂的。世界是多么美好；有很多美好的享受在等着你，不要为了什么理想去受苦受罪。”猫头鹰从身后发出的声音打断了许南的幻想。他回过头看着这个曾折磨过他的侩子手。浓黑的粗眉一双透着淫色的鹰眼，刮着铁青的下巴上一张冷酷的大嘴。粗壮的脖子下解开衣领的军衣露出黑森森毛绒绒肌肉隆起的胸脯。猫头鹰满脸堆满假笑， “你看你是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人生是这么美好，不要被GCD的赤色宣传给迷惑。只要你说出重庆地下党的人员名单，我可以保你人生安全，升官发财；不要受这人间地狱的苦。怎么样年轻人？”

四

猫头鹰一边说一边用毛绒绒的大手抚摸着许南光溜溜的上身。许南厌恶的扭过身,摆脱开毛头鹰的魔爪。“你死心吧!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气急败坏的毛头鹰把许南带回监狱他自已的住所。在他卧室的旁边有一间储藏地下室,这里摆着一张钢丝床,这里是毛头鹰专门用来奸淫年轻男犯的场所。许南被扒得精光大子型绑在钢丝床上,毛头鹰脱光衣服将橄榄油抹在身上,身上每块肌肉都闪着橄榄油的光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把油倒在许南身上趴在他身上抹着摸着。在这年轻人光滑的肌肤上毛头鹰毛绒绒的粗糙粗壮身体与许南健壮的光溜溜肌肉磨擦着,渐渐他的阴茎在肉体的磨擦下变的又粗又长,他平行地处在许南的下方,他的腿分的很开,正好放在许南的膝盖边,这使他的脸正处在许南发达的胸肌乳头的下方。他两只手都紧紧地握着一只乳头同时疯狂地挤压,揉弄着它们。挺立的乳头球由于他淫虐的念头时而被压平时而又被粗暴地压到一起。他的手指掐压着许南成熟的乳头,每一次挑逗的拉扯都引起许南整个身体的颤抖的挣扎。猫头鹰不断地将双手环抱着许南的后背将自己拉起,将他的嘴重重地落在许南挺起的乳头上,就像一只饿急了的幼兽,他残暴地挤压着他的胸肌,吸着他然后又顺着腹部滑下去到两腿间,张开血盆大口将许南已变粗壮的阴茎吞了下去,在用力吮吸着仿佛想要把他吸干。在毛头鹰的温暖口腔有技巧的套弄下,许南再也忍不住了一股股乳白的精液狂喷而出,毛头鹰把这精液当滋补品狂吞着。在这里他已吞过无数个二十岁左右年轻壮男的精粹,使他的身体像狗熊一般健壮。许南无助呜鸣声被堵在嘴里,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呜呜声和呻吟声。这时猫头鹰站了起来走到许南的头边。他的手牢牢地抓住许南的头颅,将他的粗壮阳具缓缓地在许南的嘴里抽进抽出,每一次进入都令他的家伙直达许南的喉头,阳具胀满了许南的嘴,令他只能通过鼻子沉重地呼吸。他的唇紧紧地缠绕着巨大的阳具,阳具一次又一次地贯穿他的嘴,但他却不能作任何抵抗。而在他背后才是许南不断颤抖和呻吟的主要原因,一个粗大的电动阳具刺入,恶意地奸辱着许南。电动阳具越来越深地刺入许南的毫无防御的密道,令他的臀淫猥地起伏扭动。每一次强烈的刺入都令到被绑着的许南发出一声抗拒的呻吟。前面猫头鹰越来越快的抽插,许南开始狂野地扭动,令他的头上下左右地摇动,更加深了肛门上电动阳具的刺激。感觉到了将要到来的高潮,猫头鹰紧紧地搂住他的后背将一个乳头插入他的嘴,以他全身的力气吸吮着他。这时,许南开始号叫,知道他无法逃脱。感觉越来越强,在一个充满紧张的寂静之后,那跟头毛熊一样的男人发出一声低沈的叫声,同时在许南的口内部发射。精液流满了许南的嘴,流入他的喉咙令他几乎窒息。毛头鹰用手掂起他的下巴,爱抚着他的喉头,令他大口地吞下精液。剩下的精液溢出许南的嘴角,顺着他的下巴流下形成一条新的半白色的液体痕迹。毛头鹰休息一会儿,拔出插在许南屁股里的电动阳具,将自已的阳具摸的又粗又长然后抬起许南的双腿放在自已的宽阔的肩膀上,随着肉棒的慢慢插入,许南涂满油的肛门被涨的满满的。毛头鹰在一前一后地继续抽插着,一股白色的精液喷在了许南的肛门里,毛头鹰喘着粗气,他那毛绒绒的肉体紧紧抱着许南光滑的肌肉身体。将长满胡鬓的大嘴紧贴着小伙子性感的口,整个肉体瘫软在这坚强的小伙子身上,除了性虐待性羞辱,他还是败在这个年轻的GCD员身上。第五天的下午;在水刑室的一口大水池上一条铁链绑着许南的双脚;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赤条条地倒挂在水池上方。光头打手正在通过滑轮将铁链一上一下地拉动着;许南的半个身子浸在水池里;水的窒息使他不断扭动身体,哗…….铁链又往上拉,水淋淋的头慢慢的吊离了水面。就这样许南被一上一下的倒吊浸了一个小时直到昏迷;娃娃脸打手用香将他熏醒。毛头鹰从旁边的桌上一个盒里拿出一根钢针,锋利的钢针在刑讯室炉火的映照下闪着恐怖的寒光,毛头鹰幽幽的对许南说道:“这可不是普通的绣花针,这是上刑用的钢针,是专门用来刺肌肉而制作的。用法很简单,就是把这根针,从你的乳头、腋下或是阴茎的任何部位,扎进去,那滋味……哼哼,我记得上次也抓了一个壮小伙好像是共党交通员什么的;扒光了衣服在这儿上了两天的刑,皮鞭吊打,烧红的烙铁烙屁股,还有辣椒水、老虎凳都挺过去了,可一看到这钢针,就吓的哆嗦了,扎了不到十根,就哭着求我别扎了,又扎了两根,就全招了,怎么样小伙子,你招不招啊!”说着用手中的钢针在许南的肌肉发达胸肌乳头上划了一下。锋利的钢针在布满敏感神经原的乳头上划过,使得许南的全身都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毛头鹰将钢针从许南的乳头扎了进去;一丝血流在了胸膛上。然后又把多根钢针扎进许南长着浓密腋毛的胳肢窝里;许南咬着嘴不出声;全身痛苦地颤抖着。毛头鹰干笑这说:小子;这还是刚开始;等下换成电针就由你受的;呵呵….

五

娃娃脸打手拿来了电针；他用手抚摸着许南的生殖器；用两手挫弄着象钻木取火般把许南的那条阴茎给挫弄的又粗又长挺立在肚皮上；然后拿了一根粗长的带着电线的钢针从许南的龟头尿道口里慢慢插进去。第一股电流就突然袭来，他感觉好象一根烧红的铁棍插进了他的身体，阴茎部位一阵剧烈的抽搐刺激，痛苦难熬，仿佛被烈火烧灼，又仿佛被尖刃割裂。他的腹部不由的一下向前拱起，然后又突然缩回，随着强烈的电流不断袭来，他的身体在不住的的颤栗扭动着，但紧绷的身体能够能动余地很小，他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出，眼球也好象要从瞪大的眼眶中滚出来。他想用喊叫来分散剧痛，但缩紧的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感觉五脏六腹中燃着烈火，这烈火还在体内四处燃烧，象要寻找一个出口，终于这股火冲出了喉咙，并化成了一长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随着这声嚎叫，他的精液再次喷出体外。“你说不说；说出来就放开你”毛头鹰接过电针不时电击着许南身体的各个敏感的部位，阴茎龟头、睾丸、尿道、肛门、肚脐、腋窝、耳朵、嘴巴。尤其是当电针反复的捅进尿道和肛门里，那种惨烈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许南在昏暗的地牢里慢慢苏醒；全身到处都象针扎一样疼痛；由其阴茎和睾丸火辣辣的刺疼。他努力沿着血迹斑斑的墙壁慢慢站了起来；几天来的惨无人道的折磨拷打；已使他原本红润的脸膛变的苍白，紧绷的肌肉变的松驰。这已是他被捕后在这人间地狱里度过第七天。他想着在外面曾同他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同志们。想着上级领导那慈祥的面孔。不知他们知道不知道他许南正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用自已的革命坚强意志精神和健壮的肉体与敌人在另一个战场上做着惊人的较量。铁门打开了；毛头鹰走了进来他身后站着两个双胞胎打手，毛头鹰将许南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许南想今天敌人又要想出什么酷刑来折磨他呢？他抬头看见地牢里一个全身赤裸的健壮中年人被吊在梁上，这不是几天未见的接头人药店老板吗。身上一块块一条一条肌肉上满是各种伤痕。大壮和二壮两打手脱光了身上军衣；穿着短裤头；多毛粗壮的肌肉抖动着，每人手上各拿着一根满是钢针的木棒。毛头鹰说：今天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这里的招牌菜－批麻带孝；本来是给你准备的，我不忍心让你这么年轻健壮肌肉的小伙子受这个刑。两打手挥起钉棒抽打在中年人赤裸的肉体上；抽下的钢针扎进肉体拔出来就是一个个血孔；在药店老板的声声惨叫声中，转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个血人，全身上下流满了鲜血顺着脚指一直流到地下。然后毛头鹰又指使两打手用酒精、食盐水涂在遍体鳞伤的肉体上，抹上一层油，然后再用白纱布一层层裹上。就象木乃伊一般。稍事休息结痂止血后，毛头鹰问药店老板：你招还是不招？药店老板艰难的摇了摇头。毛头鹰就将他身上的白纱布一根根、一条条缓缓撕下。布下的碎皮肤和肌肉同时被撕了下来。药店老板的嚎叫声慢慢地减弱，最后没有了声息。大壮用手指放在药店老板的鼻下试探着然后对毛头鹰摇了摇头：没救了！毛头鹰向外面拍了拍手；进来两个士兵；“把他给我扔到流酸池里”毛头鹰指使士兵将药店老板拖出去毁尸灭迹。许南悲愤地看这自已的同志惨死在敌人的酷刑中。

在这地狱一样的集中营里许南已渡过了第八天，在刑讯室热浪滚滚的火刑室里，这里的温度要超过百度。许南赤条条地被吊在这三个燃烧着火焰的火炉上面已经烤了一天了。光头打手正汗流浃背的在风箱旁呼吃呼吃拉着。全身汗把身上唯一短裤都浸湿了。毛头鹰正在隔壁的审讯室里吹着风扇，满头大汗地在毛绒绒身上擦着毛巾。其他三个打手都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淋淋累得在呼呼喘气。这小子！真不知道是不是爹娘生的，跟铁人一样。毛头鹰气恼得想着，拿着一大杯凉水喝着。他拿着一杯水又走进刑讯室里，将水杯放在许南低垂的头干裂的嘴唇旁，“说了吧！说了就给你水喝”许南抬起沉重的头，他身上的汗水已流干，浑身五脏六脯象火烧一样的难受，身上烫得可以烤白薯了。浑身皮肤红通通的。他看看了看嘴边那诱人的清水用沙哑的声音坚决地说“滚开！”，水被洒了一地顿时冒起了白烟。毛头鹰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回过神来。过一会儿他才气急败坏得说：给我加大火候，今天我要看他能挺多久。拉风箱又换了一个打手，火焰呼呼串的老高，热浪滚滚把毛头鹰逼得逃到隔壁喝水去。在滚滚的热浪中，一个年轻的健壮的肉体在烈火中烤灸着，挣扎着，抗争着。啊！昂起你的头颅，对着炎炎烈火，不在烈火中暴发；就在烈火中永生……………….这几天毛头鹰都在办公室里焦急的渡着步子转来转去，刑讯这年轻共党已经是第十天了，上面要求破案的电话一次又一次的打来，而他却无法像上面交待。他决定用从美国进口的最先进刑具－电刑来撬开这倔小伙子的口。毛头鹰带上他最得意的拷问助手－粗壮的双胞胎兄弟，把许南从地牢里又一次提到审讯室里。毛头鹰对坐在椅子上的小伙子握着双手说：今天你如果不招，我就用美国人发明的电刑来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站着进去躺着出来！许南轻蔑的看了看气急败坏的狗熊，笑了笑说：我们GCD员是特殊材料炼成的钢铁意志，我今天倒要见识一下这美国鬼子发明的先进刑具。毛头鹰暴嚣着：我今天要打败你的钢铁意志。刑讯室的铁门吱吱地响着向两边慢慢打开，光着肌肉上身的大壮二壮把许南带进最里面的电刑室里。许南被扒光身上的衣服，两只粗胳膊被绑在一张美国进口电椅的扶手上，两粗大腿被分开用电线绑在电椅的椅腿上，一个电光罩戴在他的头上。大壮将一桶盐水泼在他赤裸的身上。毛头鹰走到电闸旁对许南说：年轻人想一想吧！现在后悔还来得急。毛头鹰看他的苦劝碰到的是沉默，就把电闸慢慢地向上滑动，随着电流的慢慢增大，许南的身体在从抖动到剧烈的颤抖着。他睁大了双眼，全身闪着蓝色的电弧，不由自主地张开大口，汗珠象雨水一样从他肌肉起伏的身上冒出流满全身。仿佛被烈火烧灼，又仿佛被尖刃割裂。他的腹部不由的一下向前拱起，然后又突然缩回，随着强烈的电流不断袭来，他的身体在不住的的颤栗扭动着，但紧绷的身体能够能动余地很小，他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出，眼球也好象要从瞪大的眼眶中滚出来。他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打手把许南从电椅上放下，用凉水泼醒。又抬来一个木台子，放在他的肩膀下，将许南的头搁在木台上，双手则铐在头两边木台上的皮套里，然后再在他腋窝处胸脯下面勒上一根宽皮带将他的上半身紧紧的勒在木台上。两条大腿分开成大字形吊挂在两边的铁链上这个酷刑就是＂倒吊大挂＂，犯人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施与各种肉刑，尤其是犯人的敏感器官处于最容易施刑的位置．他的两个乳头被带电线鳄鱼夹子夹住，大壮又开始捏摸许南粗长的阴茎，再次进行手淫，二十岁的小青年生殖器正值最敏感容易勃起的时期，经不住几下抚摸刺激阴茎、屁股、肛门和大腿内测，阴茎又坚硬的勃起，红嫩的阴茎龟头直抵着许南自己的肚脐．打手并不让许南再次射精，将电刑的金属圈套在许南的红嫩的阴茎龟头沟里。另一个电刑的电极是个连着电线的金属物体，这个电极则塞进了许南的肛门里。许南的肛门紧紧的扣住电极塞的凹处，等会受刑时，不论怎么扭动身体，电极都不会从肛门里掉出来。在毛头鹰手里，没有多少人能熬的住电刑的强烈刺激，没有几个人能抗的过电刑的拷问。毛头鹰站到许南的面前，用手抚摸这个被吊挂在拷问架下男孩子结实性感的赤裸身体，捏摸着许南胸肌发育的很好的胸脯上两个乳头。他在这个健壮性感的男孩身上已多次体验到了那种男人性交的野性快感和对抚摸发达肌肉的满足感。许南粗长的阴茎刚才在被套电刑电极时，又再次勃起来，现在阴茎龟头又大部分缩进包皮里，电线从包皮和阴茎龟头之间穿出和肛门里的电线一起接到不远处一张桌子上的电刑控制器上。电刑竟然和生殖器和肛门有关，是电击最敏感、最隐蔽的这两个部位。

二壮又拿来几根锋利的电针把它扎进许南的两个饱满硕大肿胀的睾丸上。没有任何警告，第一股电流就突然袭来，他感觉好象两根烧红的铁棍同时插进了他的身体，盆骨部位一阵剧烈的抽搐刺激，痛苦难熬，仿佛被烈火烧灼，又仿佛被尖刃割裂。他的腹部不由的一下向前拱起，然后又突然缩回，随着强烈的电流不断袭来，他的身体在不住的的颤栗扭动着，但紧绷的身体能够能动余地很小，他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出，眼球也好象要从瞪大的眼眶中滚出来。他想用喊叫来分散剧痛，但缩紧的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感觉五脏六腹中燃着烈火，这烈火还在体内四处燃烧，象要寻找一个出口，终于这股火冲出了喉咙，并化成了一长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随着这声嚎叫，他的精液再次喷出体外，随后他的意识也慢慢地游离于身体之外。许南再一次昏迷是被一大桶冷水唤醒的，同样没有任何警告，电流又开始重新进攻他的身体，这时他明白了这桶冷水的第二个作用，不仅体内又开始了剧烈的烧灼，而电流又顺着水从生殖器和肛门游走于全身的体表。他感到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好象刺进了尖针，并且还在拼命地往肉里钻。随着电流的忽强忽弱，他的身体也一下下的抽搐、痉挛、扭动，嘴里不住地发出“啊、啊”的声音，这时，他的小便开始失禁，膀胱里的尿液顺着电线流在地上。忽然一股很强的电流袭来，他感觉生殖器一阵紧缩抽搐，肛门一阵痉挛麻木，他的大便也失禁了，只是肛门里插着电刑塞，大便没有喷涌而出，这时，已经没有知觉的生殖器再次涌出一股股白色的精液，阴茎里最后涌出的黏稠精液从尿道口拖着很长的尾巴才滴到地上……，许南低垂着头，再次的昏死过去，这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忍受着惨绝人寰的酷刑，他的身上湿漉漉的，那是他受刑时浸出的汗水和昏死后又浇在身上的冷水。所谓拷打就是拷和打交替进行，已经被电刑折磨的精疲力尽的男孩子很难再能抗拒皮鞭抽打赤裸的身体，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刻，受刑到这个程度，人最容易崩溃。毛头鹰是一个专门拷打奸淫年轻男犯的专家，他知道这时候是最佳时机，要趁热打铁，今天他就是一块钢铁我也要把他给融化。他亲自光膀子上阵动手用粗长的皮鞭抽打在许南男屁股上后鞭鞘往往是落在许南身体前面的生殖器上，许南疼的不住嚎叫扭动，铐住手腕和脚腕的铁环早已将他的手腕和脚腕磨出了血。惨呀！拷打这样一个这样年轻漂亮健壮的男孩是毛头鹰爱好干劲十足。为了尽快撬开许南的嘴巴，残忍地再次接通了电刑开关。啊、啊、啊……”许南身子一下又反弓起来，头更向后仰过去，剧烈惨叫，他的脸色苍白，汗水从他身上再次沁出，毛头鹰并没有为他痛苦的样子所动。其实他根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孩子，只是无动于衷地等待着他希望得到的供词，许南吊着的身体不住的做着幅度极为有限扭动和颤抖，持续的电流电击着他的生殖器和肛门，而且电流越来越大，他觉得自己的整个生殖器从阴茎龟头到直肠肛门被千万颗钢针扎着一样的剧烈刺疼和烧灼.“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让你每时每刻地受这种难以忍受的刺激，直到你断气为止。”毛头鹰气势汹汹得说。电刑暂时停了下来。拷问没有停止，精疲力竭的许南低垂着头，酷刑使他受尽了煎熬。许南被面朝下四肢绑在四根金属拄上，大壮把一根涂满黄油的长长金属棒插进他的肛门里通上电，肛门在电流的刺激下一张一合。毛头鹰握着自已又粗又长的阴茎顺着这根金属棒在油膏的润滑下缓缓插进许南的肛门。他用毛绒绒的两粗壮胳膊环抱在许南的胸前，整个毛绒绒的粗壮身体紧贴着许南宽阔的油光光的后背上。阴茎和金属棒贴在一起在时强时弱的电流冲击下，在光滑的温热湿润的肛壁里抽插着。他两手在摸捏着许南发达的胸肌上两已挺起的乳头，就这样运动着足足有一个小时，直到一股白色的乳浆喷射而出。一种神仙般的快感在这健壮浑身肌肉的青年人身上得到了满足。他刚从这健壮肉体上爬下来，马上在一旁观看的大壮和二壮两年青打手早已按奈不住浑身的欲火，轮流着扑在许南肌肉发达的光溜溜身上拥抱着抽插着。不断发出快活的嚎叫声。毛头鹰赤条条地走出刑讯室的大门，身后的铁门缓缓的关上，把刑讯室里的打手的嚎叫声和受刑人的呻吟声都封闭了。他用毛巾擦着油光光满是汗水的身体，一头倒在审讯桌后的皮椅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垂头丧气地叹息着。他搞不懂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信念可使一个毛头小伙子变得这么的坚强。简直就是用钢铁打造成的。桌上的电话又响起来，他无法伸手去接，因为耳边又要响起上司的臭骂和斥责声。他望着审讯室墙上那两扇紧闭的黑色铁门，在这铁门后那个顽强的健壮青年还在各种残酷的刑具中煎熬着……….